

爱的春夏秋冬

(香港) 严沁著

10/11

爱 的

春、夏、秋、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石 兰

封面设计：阿 贝

爱的春、夏、秋、冬

（香港）严沁著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江苏新华书店经销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787×1092 1/32 6.75印张 128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20800册

ISBN 7—840074—051—X

1·30

定价：2.60元



内 容 提 要

爱，自始至终伴随人生的春夏秋冬。爱，在人生的春天里是美好的；在人生的夏季里令人茫然；在人生的秋天是那样多情缠绵；在人生的冬季里，它是永恒的回忆和深切的怀念……

这是一份完整的人生之爱恋。这里有纯洁的爱情之花、坚实的爱恋情感、曲折的心灵历程、永恒的珍贵回味。

本书作者香港女作家严沁是目前在内地最有吸引力的港台言情小说作家。

目 录

春之欢欣..... (1)

(春是美好的。欢欣的季节里，精心培育的友谊之苗可绽开纯洁的爱情之花。)

夏之迷惑..... (43)

(夏令人茫然。让人迷惑的时日将像轻烟一样消散，留下的是坚实的情感。)

秋之缠绵..... (109)

(秋是多情的，陌路人经缠绵的经历也定能成为心灵相通的爱侣。)

冬之神秘..... (151)

(冬会掩藏无数。蕴含于内心的爱，是永恒的，同时因神秘而更显珍贵。)

春 之 欢 欣

汪滢在粉岭已住了一星期。

乡居的宁静并没有令她的心绪平静下来，别说一星期，即使一年，十年，她也未必真能忘怀。

真的，象她那样一个出色的短跑健将，又才二十岁，前途应是无可限量，但是——突然之间，她必须停下来，不只是停，要完全退出。眼看亚运的金牌已将到了手，却又拱手让人，这种打击，恐怕没有人受得了。

她记得好清楚，医生严肃、郑重地对她说：“你不能再跑，你必须完全地退出。”那时，她整个人都好像死了。

是的，运动生命的结束和她肉体生命的结束，她认为是相同的。

她想到去死，真的，她想死。

从十二岁开始受到培养，她心中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运动场上夺标，八年的苦练，加上她天生的潜质，她已是本地最出色的田径选手。

以她的成绩，谁都知道亚运金牌已是囊中物，只要不出意外，她是必然的冠军，她连做梦都是那光荣的一刻，但——她必须退出。

完全退出。

父亲把她送到汾岭的度假屋休养，她就住在“锦绣花园”那幢小小的屋子里，陪她的，只是个年老的女工人。

只不过一星期，她全身已失去了正常的颜色，那种清瘦令人吃惊。

她才二十岁，那神情却已枯萎。

想起以前每天清晨就跑步的情形，她无法令自己躺在床上。她即时披衣而起，离开了暂时的家。

春天的空气清新而微湿，她不能再跑步，只能沿着公路慢慢走着。

最出色的短跑健将现在只能缓缓走路，这是多大的笑话！多不可信的事实！

路上极少行人，偶然只有过路的车辆。

她叹一口气，把悲哀和绝望埋得更深。

既然命中注定她腿部肌肉有萎缩僵硬的病，为什么偏早就被选出来培养成运动员呢？这玩笑未免太大，大得她受不了。

何况她才二十岁。

医生说，如果不是因为八年激烈的训练，她的病不会发得这么早，也许四十岁，也许五十岁，甚至到六十岁才有这现象，但——她才二十岁。

这八年来唯一的思想和目标就这么一个，但这一个目标

和思想也在今天被夺去了，她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她真的想死。

赛跑，曾是她生命中的全部，她已失去了。

她悲哀地望着迎面缓缓跑来的一个男孩子，她想永远不能象他这样，即使缓步跑也不行。

否则——她恐怕连走路的能力也会消失，医生是这么认真地说过。

男孩子与她擦身而过——在她背后“啧”了一声，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转头，看见男孩子停在那里。

其实——或者不能说男孩子，他看来已经二十八、九岁了，有一张标准的运动员脸庞——多骨而少肉，还有一对诧异的眼睛。

“你——不是汪滢？”他问。

她呆怔一下。他认得她？他们曾是同学？朋友？运动场上的伙伴？看真了，他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对不起，你——”

“你不会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是汪滢，”他有一丝稚气，但正直而善良，他的笑容充满朝气：“我看过你很多次的比赛，也见过你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还有——知道你很多比赛的消息。我是江大伟。”

江大伟？刚播完那个电视剧的男主角？

“你——也是选手？”她问。

在这种孤寂痛苦的日子里，有个运动场上的伙伴聊天是件很好的事。

“不，我是附近小学的体育老师，”大伟笑着，阳光在脸上闪耀：“当然，我爱好运动。”

“附近有小学吗？”汪滢问：“我没见到。”

“就在前面，不过要转过弯进去，”他指指：“我们一起跑过去看看！”

汪滢的脸色变了，她不能再跑步了。

“不——对不起，我不去了，”她垂下头，眼中泪光闪动：“谢谢你！”

她转身，急速地离开。

也许走得太快，她的腿支持不了，就坐倒在地上。

“汪滢——”江大伟吃惊地过来，扶起她：“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不——”她咬着唇，眼泪就滴下来。

大伟这陌生的体育老师，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心想：她为什么哭？

过了一阵，她倔强地擦干泪水，慢慢站起来。

“对不起。”她不看他，转身而去。

留给大伟的是大片疑云。

这名震一时的田径健儿，最有机会夺下亚运金牌的女孩子，怎么好象站立不稳，又流泪？

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摇摇头，快步跑回学校。

汪滢仍在公路上慢慢走着，心里是残垣一片，她的王国已毁，她竟忍不住在陌生人面前流泪。

她知道那个名叫大伟的男孩子已走开了，已看不见了，

才转身，慢慢走回家。

此后，她一生的节奏都是这么慢，或许还会更慢一点，她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一个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人，生命还有什么意思？

她的悲剧是生命不握在自己手上。

走进家门，她觉得双腿已全然无力，跌倒地上，她徒然大哭。

她做错了些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这样罚她？

她相信是上帝惩罚她。

×

×

×

医生又替汪滢检查过，但对她的病无能为力，只能用物理治疗，尽可能地医治。

所谓的医治，也只不过是使病况恶化，这种病恐怕没办法医的。

汪滢担心，有一天她会双腿萎缩，再也不能走路。

想到这儿，她真是不寒而栗。

不能走路就是残废，曾是运动场上最光耀的人物变成残废，此情何以堪？

她又沿着公路走。

在那条转弯的小路边，她看见隐在树林中的小学校舍，看见了一些孩子在上体育课。

她想起了那个江大伟。

这江大伟虽不是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却和那男主角一样清新，健康。

那是汪滢好羡慕的健康。

她下意识地走过去，站在铁丝网外观看。

乡下学校很简陋，但那群上体育课的孩子却非常活跃地踢足球。

江大伟在当裁判。

站了一阵，他看见了她，点头微笑着打招呼。

她也点点头。

她并没有离开，就一直看着那些孩子踢球，直到他们下课。

她想离开，他却热情地过来。

“进来坐坐，好吗？”他说。

年轻人的坦率是很动人的，她只想一下，就迈了进去，站在他面前。

“学校很小。”她说。

“是的，但总是学校，”他笑：“除了教体育，我也教英文，数学，是全科教师。”

“哦——”

“很多人不愿到这乡下地方，很难请老师，”他耸耸肩：“所以我就来。”

“你为理想？”

“不，我可没有那么崇高，”他摇摇头。“我不介意乡下，反正总是教书，一个人，在哪儿都方便。”

“一个人？”她不明白。

“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是跟叔叔长大的，”他解释：“叔叔跟堂哥移民外国，于是只剩下我在香港。”

“你住学校？”

“是的，我以此为家，”他向四周指一指：“这儿环境倒也很不错，我认为比城市好，至少在健康方面好多了。”

“是吧！”她说：“你没有课了？”

“是的。”他笑：“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放假，学生回来踢足球。”

“住在乡下，已没有日子的观念。”她说。

“一个人来这儿练习？”

“不。”她摇头。

“休息？”

“可以算是。”她说。

“你的教练可以让你这么休息？”他很意外

“是的，教练是父亲，他——让我休息。”她说时声音有点特别。

他凝视着她。

他知道她一定出了点问题。

“是不是，有些事故？”他小心地问。

“什么事故？”她扬扬头。

“受——伤？”他关心地。

她冷冷一笑，很残酷地说：“是运动员的绝症，我永远不能再跑。”

“什——么？”他不能置信。

她一直是亚洲最好的短跑选手。

“你曾看见，不是吗？我连走得快一点也不行，”她的声音尖锐急促。“我永远不能再跑。”

“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

“是事实。”她咬着唇。

脸色青白，一片死寂。

“但——但——”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但是医生已判了我死刑，”她吸一口气：“我腿上肌肉僵硬和萎缩，我若还不停止跑步，就只能加速变成残废。”

“不——汪滢——”他也惊呆了，怎么可能呢？“前几个月你还出赛，还得过冠军——”

“甚至一个月前我还在练习。”她尽力抑止了眼泪：

“只是常常跌倒，于是——发现了病。”

“怎么可能一下子这样严重？”

“也许——我心理上受的打击更大，”她说：“医生宣判我死刑，我就连走路也困难了。”

“也许医生错了，你可以另找医生看吧！”他急促地说。

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就这么退出，不是太可惜了吗？

“不会有错，医生曾认真诊断，不会有错，”她重复着：“我现在是废人。”

“不——不会，汪滢，你是最好的田径选手，你不能这么说，”他看来比她更急，更担心：“我们可以试试，从头试试，真的，我帮你。”

“试什么？”她反问。

“练习，我们再开始练习，你肯让我帮你吗？你还这么年轻，我不相信那种病症。不可能的。”他急切地说。

“我清楚自己。”她冷冷地。

——一颗心已死的样子，了无生气。

“汪滢——”

“不必说我，说说你自己。”她吸一口气。

“我——”他想一想，阳光般的笑容又露出来了：“我念师范的，因为找教师的工作容易。我又喜欢运动，一直很留意各选手的动向，所以知道你。”

“你为什么不参加运动员行列呢？”

“没有时间，也没有那种环境，”他笑得开朗，和他的话完全相反：“叔叔的境况不好，我必须半工半读的。”

“哦——”

“喜欢运动，也不一定要成为选手，”他笑：“选手的先天条件很重要。”

“先天条件——也未必能成功，”她苦笑：“我十二岁被选出来，二十岁就被宣判死刑，有什么用呢？”

“你为什么喜欢用‘死刑’两个字？”他反问。

“难道不是？从十二岁开始，我生命中只有跑，跑，跑，我唯一的目的是夺标，但今天不能再跑，不能夺标了，我生命中还剩下什么？你告诉我！”她冷冷地。

“也许——失去了目标，但只是一时，对不对？”他考虑一下：“你才二十岁，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不能，你不明白。我不能。”她是顽固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死心了：“十二岁开始，我已献身短跑，这一辈子我只能做这一件事，但——”

她咬着唇，努力地不让泪水涌出来。

“没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只有一个目标，你怎能这么

傻？”他问。

“不是傻，你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曾亲身经历。”她哀伤地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只剩下躯壳。”

“一个运动员，你不应该这么死心眼儿。”他正色地说。

“也不是死心眼儿，或者——执着，执着于十二岁时的选择和贡献。”她说。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凝望着她。

他不知道怎样来劝解这固执的女孩子。

“没有。”她寂然。

“没有——然而你才二十岁。”他说。

“但我如今的情形，和六十岁，八十岁有什么区别？我一点作用也没有。”她说：“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变成残废，你知道吗？”

“即使——真是残废，也只是你的腿，不至于全身。”他胀红了脸，提高了声音。“我不能够忍受你的固执。”

她呆怔一下，这男孩子怎么如此激动，如此恼怒？事情与他有什么关系？

“我——也没有请你忍受。”她傲然扬起头。“即使我的生命已没有意义，我仍有权支配。”

“你——”

“再见。”她转身就走，她又固执又骄傲。

他没有出声，不是不想再见，而他只是想——该怎么帮她？

×

×

×

几天没见到汪滢，江大伟十分担心。

他每天沿着公路跑步，第一次他就在公路上碰到她，但以后她不再出现。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方，她不再出现。

她回九龙了吗？或者——她留在屋子里伤心？不——一定不能让她这样，他要找她。

但是——怎么找？他根本不知道她住在哪儿。附近最大的住宅区是锦绣花园，可是那儿房子几百间，怎么找？或者她住在单独的别墅里，他更没有可能找得到。

他真的担心，担心一个完全失去斗志，失去方向，失去目标的女孩。

学校已下课，江大伟站在校园里犹豫一阵，这种灰蒙蒙的天气，他心中也觉得全无希望。他就这么去找汪滢实在是非常渺茫地。

但——去吧！不去又做什么呢？心里挂着，做什么事都没有心绪，不如去吧！

他就这么离开学校，沿着公路走去。

他想——先去锦绣花园看看，说不定运气好可以碰到她，要不然——去旁边的“泰园渔村”吃点东西，总之也不会白走一趟。

这么一决定，心里舒服多了。

他连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

锦绣花园的房子真多，每一幢都是一样的，如果要找一个也许并不住在里面的人，犹如大海捞针。

他也只不过把所有的路都走了一次，没有碰到她，于是他离开了。